

阿拉伯世界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原因及影响

安惠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北京 100600)

[摘要] 当前中东阿拉伯世界出现的激烈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动荡原因十分复杂,尽管这场动荡由乱到治尚须时日,但它可能启动阿拉伯民众寻求新的发展道路,并将对中东地区政治格局产生广泛影响。美国等西方大国积极介入其中,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主导能力虽然有所减弱,但其主导地位并未发生根本动摇。

[关键词] 阿拉伯国家;政治动荡;社会动荡

[中图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40(2012)01-0004-05

2010年底开始于突尼斯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几乎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动荡迫使突尼斯总统出逃国外,埃及总统宣布辞职;在西方列强的军事干预下,卡扎菲政府被推翻;也门局势复杂莫测;巴林群众抗议活动在沙特和阿联酋出兵镇压后,初步平静下来;叙利亚反政府游行声势越来越大,扬言要推翻巴沙尔政权,美国等西方国家公开要求巴沙尔总统下台。除卡塔尔和阿联酋两国外,其他阿拉伯国家都曾出现抗议浪潮,多数国家逐步平息下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已发生政权更迭,但局势仍不稳定,而也门和叙利亚乱局还在发展中,前景充满变数。

一、动荡原因十分复杂,各国情况不尽相同

这次阿拉伯国家发生的动荡原因十分复杂。(一)物价上涨、就业困难、民生艰难是引发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突尼斯15岁~29岁的人群失业率高达52%,埃及近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也门被列为最不发达国家^[1]。(二)领导人长期执政,高度集权,贪污腐败,不思改革,缺乏民主,激起民众强烈不满。本·阿里、穆巴拉克、萨利赫和卡扎菲分别执政23年、30年、33年和42年。(三)美国的中东政策损害了阿拉伯民族利益,伤害了阿拉伯民族感情,公然干涉阿拉伯国家的内政。而有些阿拉伯当权者不仅不能维护民族利益,反而对美国的中东政策予以配合,使得阿拉伯民众有着强烈的失落感和屈辱感。最先出事的恰恰是与西方关系良好的突尼斯和埃及,令人深思。(四)一些国家内部固有的部落、教派、民族矛盾激化。(五)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和西方国家极力推行的“民主”“自由”思潮从相反两个方面对阿拉伯世界形成冲击。多种因素造成了阿拉伯世界的激烈动荡。发生动荡的阿拉伯国家有着许多共同的原因,但情况也不尽相同。

上述种种因素长期存在,此时集中爆发,还应从更广泛视角加以考察。一是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剧了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困难,导致物价上涨,失业率居高不下,致使民生问题点燃长年积累的民众

[收稿日期] 2011-10-17

[作者简介] 安惠侯(1938-),男,湖北武汉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西北民族大学中东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前驻阿尔及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突尼斯、埃及大使。

愤懑的干柴,形成燎原之火。二是美国因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以及经济危机等因素,开始从其霸权的顶峰坠落,对国际事务主导能力减弱。奥巴马总统调整政策,将美全球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转移,在中东地区实行战略收缩,投入减少,主导能力也相应减弱。三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群体性崛起,对阿拉伯国家产生强大的示范和激励效应。四是新兴网络的普及,给抗议民众的串联提供了便利,也为一些别有用心媒体发布不实消息,甚至制造谎言,挑动民众,火上浇油成为可能。

二、西方大国的介入给中东乱局增添了许多复杂因素

动荡发生后,美国及一些欧洲大国积极介入,给中东乱局增添了许多复杂因素。美国全球战略重点东移,在中东实行战略收缩,不希望中东出现大的动荡,但美国不会放弃中东,脱身而去,要继续保持在中东的主导地位。阿拉伯世界动荡发生后,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首先是防止动荡危及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和战略利益,同时,从推行“民主”“自由”西方核心价值观出发,极力将动荡引向“民主运动”,通过媒体炒作“阿拉伯之春”“阿拉伯革命”,防止动荡出现反美和反以色列倾向,并趁机推翻对其不驯服政府。在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出逃后,美国开始是力保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不希望美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出现问题。但随着埃及民众抗议活动越演越烈,美国担心局势失控,转而压穆巴拉克辞职,将权力交给美国信赖的埃及军方,以确保美对埃及的控制。在巴林掌权的逊尼派穆斯林只占人口的30%,70%的无权的民众为什叶派穆斯林并与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有着密切联系。巴林什叶派民众的抗议活动引起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担心,也令美国不安,于是美国默许沙特、阿联酋联手出兵,对巴林抗议民众实行军事镇压。在利比亚主要是长期积累的部落矛盾激化形成动乱。美、欧夸大卡扎菲对反对派的镇压,予以制裁,随后又利用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对利比亚发动空袭战,支持利比亚反政府武装扩大内战,最后推翻了卡扎菲。美国煽动叙利亚反对派扩大事态,继而宣布叙利亚总统丧失了执政的合法性,并不断加强对叙利亚的制裁措施,要求巴沙尔总统下台。美国也要求也门总统下台,但担心也门演变成各派势力割据,四分五裂,群龙无首的又一个索马里,更担心基地组织趁乱发展,难以收拾,因此对萨利赫总统留有余地。

三、对阿拉伯世界当前的事态宜定性为社会和政治动荡

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引起各方关注。美国担心动荡激发阿拉伯民众业已存在的反美及反以色列情绪,抢先通过它控制的舆论工具,广为炒作“阿拉伯之春”“阿拉伯革命”,以此定性阿拉伯世界的动荡,目的是将动荡引向民主运动,反独裁、争民主,寄希望于亲西方的民主自由派在动荡中发展壮大,进而建立新的亲西方的政府,并趁机推翻它早就不满意的一些政权。伊朗对这场动荡兴高采烈,认为是伊朗式伊斯兰革命的再现。基地组织也欢呼这场动荡,呼吁伊斯兰极端势力推翻世俗政体,建立伊斯兰政权。发生动荡国家的民众也自认为是在革命,埃及民众自称在进行“大饼革命”,旨在突出他们行动的合法性和正义性。不同的势力根据各自的立场、利益和政策取向对这场动荡进行解读和定性。我国媒体的认识经过短暂的混乱后,趋向于将其定位于政治和社会动荡。但也有一些人接受“阿拉伯之春”和“阿拉伯革命”的概念。笔者仍认为宜将阿拉伯世界当前的这场事态定性为社会和政治动荡。原因如下(一)这是一场原因复杂、目标多元、发展方向尚不确定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其爆发具有明显的“突发性”和“草根性”,没有统一而明确的纲领,也不是由某个政党或团体发起,只是在动荡爆发成势之后,伊斯兰势力、民主派势力、精英阶层以及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才先后积极介入,施加影响,力图推动动荡向各自需要的方向发展。(二)在突尼斯和埃及,民众因不满举行抗议,最终导致最高领导人下台,政权更迭,确有一些“革命”的特点。然而,在巴林主要是教派矛盾;在利比亚主要是部落冲突;在也门既有部落矛盾,又有南部分裂势力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还有基地组织的介入;叙利亚除了社会和政治矛盾外,还存在着教派矛盾和民族矛盾。各国情况很不一样。(三)阿拉伯世界共有22个国家,两国未发生动荡,多数国家发生动荡后较快平息,有5个国家遭到动荡的严重冲击,占阿拉伯国家总数不到四分之一。(四)在发生严重动荡的国家中,都有大国先后插手,

甚至操纵。将动荡冠之为“革命”最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至少在客观上附合了西方别有用心的舆论导向和实际运作。(五)这场动荡充分暴露了阿拉伯国家面临的众多矛盾,阿拉伯精英不可避免地要探索如何解决这些矛盾,以实现阿拉伯民族的真正复兴。这场动荡有可能开创阿拉伯民众寻求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公正民主、外交独立自主的新的发展道路的历史时期。这将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必然要经历多次曲折和反复的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大动荡与大变革有可能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主旋律。在这过程中有可能在一些国家发生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人们期待在经历大动荡和大变革之后,一个繁荣、强大、文明、进步、独立自主、充满活力的新阿拉伯世界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目标不可能短期实现。现在就认为出现了“阿拉伯之春”“阿拉伯革命”为时过早。在上述已改变政权和有可能改变政权的国家,经过各种势力的博弈后,组建的新政权到底是具备更浓的民主色彩,还是伊斯兰色彩,还是民族主义色彩,政策取向如何,均有待观察。但可预料,这都将是政权的更迭,政策的调整,尚无迹象显示可能会发生革命性的制度变革。

四、爆发大规模动荡的国家短时间内均难以恢复稳定

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一月份出逃后,由议长出任代总统并组成过渡性的民族团结政府,承诺半年内进行议会和总统选举。在短时间内全国出现 114 个合法注册的政党,原被取缔的伊斯兰势力卷土重来,组成复兴党,影响日益扩大。民调显示该党有可能在选举中击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世俗政党。由于罢工、社会抗议活动频繁,以及伊斯兰极端势力滋事不断,选举一再推迟。选举会出现什么结果,有待观察。

埃及现在是军队掌权,临时政府执政。原定 9 月举行的议会选举推迟,但仍计划年内举行。在埃及,除军队外,组织最为严密的是穆斯林兄弟会。社会精英和广场抗议主力军青年运动力量也不能小视。他们正在分化组合成立新的政党。此外,还有已存在多年,但一直不得势的老政党,在蠢蠢欲动,原执政党虽被解散,但其成员也不会甘心失败。军队极力维护社会的稳定并左右局势。穆斯林兄弟会正蓄积力量,扬言将在议会选举中获得 45%~50% 的席位。各种势力势将在选举中激烈争夺,结局难料。埃及当前面临的问题是,政府软弱无力,社会混乱无序,抗议游行不时发生,经济更加困难,民生更加艰难。而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与穆斯林间的矛盾激化,使得局势乱上添乱^[2]。8 月 3 日,埃及公开审判穆巴拉克及其两个儿子。这是在反穆巴拉克势力的强大压力下安排的。亲穆巴拉克派民众上街对前总统表示支持,两派还发生冲突^[3]。如何妥善处理对穆巴拉克的审判和量刑,是对埃执政当局智慧和能力的考验。临时政府组成后,对埃及外交政策有所调整,最突出的是,表明了要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的意向,解除了对通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区的拉法口岸的封锁。9 月,埃及民众冲进以色列驻埃及使馆^[4]。这些都不是美国所希望看到的。

西方列强利用安理会 1973 号决议对利比亚发动空袭战,支持反对派扩大内战,大大超出了该决议有关设置禁飞区的范围。战局陷于僵持后,西方国家又违反联合国规定,向反对派武装提供了大批武器,特别是暗地里派出了地面部队。媒体纷纷披露,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暗中在叛军作战小组安插顾问和教官,成为叛军的训练和组织者^{[5][6]}。在西方列强一手策划、指挥并参与下,反对派武装力量攻占首都的黎波里。西方列强为了推翻卡扎菲,扶植一个亲西方的政府,进而控制利比亚,完全不择手段。它们在道义和法理上早已失败。世界上最大的几个西方强国联手轰炸 5 个月,最终还得求助于一系列非法手段,达到推翻卡扎菲的目的。这充分反映出西方的霸道、横蛮和自私,却没有显示其强大,反而暴露了其力不从心、虚弱、无奈的一面。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难以走向稳定。反对派内部派系庞杂,既有从原政权叛变出来的军政高官,又有前王朝所属部落势力,有民主派,也有伊斯兰势力,还有基地组织力量。它们意识形态不同,诉求各异,极可能分裂。支持卡扎菲的一些部落由强势降为弱势,部落间的仇恨因内战而加剧,也可能引爆新的争斗。

叙利亚动荡始于 3 月中旬,既有社会矛盾,也有教派冲突,还有民族不合。阿拉伯世界爆发动乱的共同原因在叙利亚同样存在。如经济低迷、贫富悬殊、贪污腐败、失业率居高不下、民生艰难等。执政的阿萨德家族属什叶派分支阿拉维派,占人口 15%。老阿萨德曾血腥镇压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的穆斯林兄弟会,

历史上的仇恨现时爆发。库尔德人一直得不到公正对待,积怨很深。面对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巴沙尔政府采取加强改革措施和严厉镇压两手,均未奏效。政府还要求与反对派对话,亦遭拒绝。分析人士认为巴沙尔政权得到军队和执政党的支持,也得到逊尼派大商贾的支持,目前尚能控制局势。反对派态度强硬,除国内因素外,还有国际因素。美国公然煽动叙利亚反对派闹事。8月2日,美驻叙大使表示,他执行奥巴马总统的指令,加大对叙政府的压力,并与各国一起孤立叙政府。他承认,美国一直在与叙反对派人士接触,评估其需求及美国所能提供的帮助^[7]。此前,美国务卿希拉里宣布:巴沙尔已失去执政的合法性^[8]。8月18日,奥巴马总统发表讲话要求巴沙尔下台,英、法、德等欧洲大国也异口同声地予以呼应^[9]。沙特等几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对叙政府也予以谴责。10月4日,法国、英国等国向安理会提交制裁叙利亚的决议草案,遭到俄罗斯和中国的否决^[10]。在叙利亚的邻国中,土耳其对叙强硬,叙流亡在国外的反对派在土耳其集会,成立联合行动机构。土耳其还在土叙边境举行军事演习。但叙利亚得到伊朗、伊拉克、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的支持。阿盟既谴责叙政府镇压示威民众,又强调外国不应干涉叙内政。局势还在发展,前景难以逆料。人们关心的是西方大国会不会像对利比亚那样,对叙发动军事打击?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西方也面临一些难题:一是难以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二是经济困难,在利比亚战争中已是捉襟见肘。三是阿盟不会重复对利比亚的做法,再次邀请西方列强干预叙利亚事务。四是不能不考虑一旦动武,伊朗、真主党和哈马斯会作出何种反应。美国还要考虑对以色列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西方国家多次表示无意对叙动武。尽管如此,推翻巴沙尔政权似乎已是西方列强的决择,它们必将采取一切可能手段继续对叙施压和扶持叙反对派。巴沙尔的处境相当困难。

也门的形势十分复杂。一方面,美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要求萨利赫总统交权,另一方面,因基地组织在也门十分活跃,美国及沙特在反恐方面还要依仗萨利赫。同时,萨利赫还掌握着相当的军事力量,而反对派又派系林立,群龙无首。美国和沙特也担心推翻萨利赫会导致也门成为第二个索马里。因此在逼萨利赫下台时又留有余地。近日,萨利赫总统表示愿意交权,但不会交给反对派。紧张局势还将继续下去。

巴林的骚乱已被强行平息。沙特用巨额石油美元改善民众生活,保持社会稳定。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沙特、约旦等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缓解民众的不满,如修改宪法缩减国王的权力^[11]、取消紧急状况法、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改组政府等^[12],取得一定效果。

五、影响阿拉伯国家局势走向的主要因素

由乱到治势将经历长期过程。首先要缓和因动荡而出现的严重对立。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对立,各派之间的对立。实现政权更迭的国家,要组成新的议会、政府,恢复秩序和法制。还要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改革,扩大民主,等等。每一项都会耗时费事,如能缓解各种矛盾,可能逐步实现稳定,否则,还会引发新的动荡。

阿拉伯世界的几支主要力量:军队、伊斯兰势力、民主派世俗势力以及基地组织等极端势力,都会登台表演,参与博弈。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也会介入其中,施加影响,甚至操纵局势。

几乎在所有阿拉伯国家中,军队都是一支维护国家独立和统一的重要力量。只要军队不分裂,社会动荡不致失控。军队走向前台,组成军政府的时代已成过去。军队只能退居幕后操纵,由政客组成政府。在当下的阿拉伯国家,如果得不到军队的支持,至少是认可,任何政治势力都难以顺利执政。

伊斯兰势力往往会利用社会动荡之机扩大影响,壮大队伍。阿拉伯多数民众不接受极端思潮,伊斯兰势力要想发展,必须采取温和路线。因此,即使伊斯兰势力控制了议会,甚至主导组阁,估计也不会出现伊朗式的政教合一的体制。

世俗民主派势力也在发展。这股势力又分民族主义派和极端亲西方派。有鉴于阿拉伯民众强烈的反美情绪,极端亲西方派不可能博得广大民众支持。民族主义世俗民主派会联手军方共同阻止伊斯兰势力掌权。至于基地组织等极端势力,其破坏能量不容忽视,但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也不为西方大国容忍,不可能成为一支重要的参政力量。

西方大国的干预对阿拉伯国家的政局走向仍会产生重要影响。它们当然希望亲西方的民主派上台掌权,但考虑到民众的意向和各派间的力量对比,它们可能会选择支持民族主义民主派与军方合作,以阻止伊斯兰势力得势。

可以预见,动荡后的政府,不论是原来的政府,还是新组成的政府,与过去相比,都将是弱势政府,或者说更加“民主”的政府。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不同派别的牵制,在决策时会更多地考虑民意。

六、阿拉伯世界社会和政治动荡可能产生的影响

阿拉伯世界经过这场动荡,元气大伤,内聚力和在中东地区以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减弱。地区非阿拉伯国家,如土耳其、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则相应增强。阿拉伯世界尽管内部矛盾、分歧很多,难以真正团结一致,但毕竟是22个国家的联合体,其影响和作用也不能小视。在阿拉伯国家为主体的中东地区,土耳其和伊朗都难以发挥主导作用。

失去穆巴拉克的埃及仍处在动荡之中,已无法发挥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作用,以沙特为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在提升。但一旦缓过气来,不论是从政治、军事、经济角度,还是从地缘、人文、历史、人口角度,埃及仍将是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大国。

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已经影响了石油的价格,动荡严重的国家经济明显下滑,打击了这些国家与国际社会的经贸交往,这对世界经济的复苏产生了负面影响。

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长期在中东发挥着主导作用。经过这轮动荡,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和作用是加强,还是减弱?前文提到,美国已开始从霸权的巅峰坠落,对国际事务,包括中东事务的主导能力下降,但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主导地位并未动摇。美国压穆巴拉克交权,虽符合部分埃及民众的要求,但使得其他国家的当权者寒心。这证实了一位美国人的名言:当美国的敌人不易,当美国的朋友则更危险。美国主导对利比亚发动空袭战,公然干涉叙利亚和也门内政,只会激发多数阿拉伯民众的反感。阿拉伯民众长久以来蓄积的反美情绪,没有因这场动荡而减弱,而是在加强。通过这场动荡,在不少国家,伊斯兰势力又有发展。即使是伊斯兰温和派,它们的理念与美国的中东政策格格不入。伊斯兰势力和民众的诉求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将加强。可以预计,动荡后的阿拉伯国家不可能像以往那样配合美国的中东政策。埃及过渡政府的外交政策调整就是一例。基于同样原因,以色列的处境更加困难。

阿拉伯国家仍将重视对美关系,它们在政治、军事和安全等许多方面还会有求于美国,但阿拉伯国家向东看的倾向会继续加强。

参考文献:

- [1]唐志超.中东剧变及其战略影响[J].亚非纵横,2011,(4).
- [2]埃及再爆大规模血腥冲突[N].环球时报,2011-10-11.
- [3]黄培昭,张梦旭.穆巴拉克躺在病床上受审[N].人民日报,2011-8-4.
- [4]埃及民众推倒护墙闯入以使领馆[N].解放日报,2011-9-11.
- [5]西方靠什麼成功推翻卡扎菲[N].参考消息,2011-8-24.
- [6]北约官员称已暗中向利比亚派遣特种部队[N].人民日报,2011-8-26.
- [7]王恬.美国积极接触叙利亚反对派[N].人民日报,2011-8-4.
- [8]王恬等.美宣称叙总统失去执政“合法性”[N].人民日报,2011-7-13.
- [9]美总统发声明要巴沙尔下台[N].环球时报,2011-8-19.
- [10]中俄对制裁叙利亚说“不”[N].人民日报,2011-10-6.
- [11]摩洛哥公投通过新宪法[N].参考消息,2011-7-3.
- [12]沙特为巩固统治顺应变革浪潮[N].参考消息,2011-9-27.

(责任编辑 吴铭 责任校对 戴正)